



# 孤岛空音

杨一欣

著



Yang Yixin

蝉联两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  
获奖者杨一欣首部小说  
著名诗人白桦、台湾学者杨兆青、  
文学评论家王一桃联袂推荐

作家出版社

# 孤岛

Island and sound

# 空音

杨一欣



Yang Yixin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孤岛空音/杨一欣著. -北京:作家出版社, 2016. 2  
ISBN 978-7-5063-8593-0

I. ①孤… II. ①杨…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90834 号

## 孤岛空音

---

作 者: 杨一欣

责任编辑: 省登宇

装帧设计: 夏 冬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mailto: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三河市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2 × 210

字 数: 170 千

印 张: 6.25

版 次: 2016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63-8593-0

定 价: 25.00 元

---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 序：遇见一朵花开的美丽

文 / 陈晓辉

冬日的午后，有风掠过枝丫，轻轻浅浅。

花园里，碎了一地的阳光，几处斑驳的影子，温暖正好，时间正好。

我捧着杨一欣的文集《孤岛空音》阅读，一篇一篇，如同花树下看一场文字的演出，亲情、友情、岁月、人生，所有的景致与场幕都在文字世界里觥筹错影，犀利，娴熟，有思想。

我读过一欣大量的作品。在《我与台灯的故事》里，他用铺垫的手法叙述与台灯的几番故事，因灯光暗，视力下降，买台灯，却又买错了台灯，最后不得不回到暗灯光的过去式里写作，苦不堪言。无奈之中，母亲托人带回一盏新的绿色台灯——巨大灯罩遮住了它的米色灯泡，待点起时，灯光不耀眼，却也不暗淡，恰到好处。全文通篇渲染自己与台灯的故事，结尾却一转笔，表现出了母亲对自己的爱，和自己珍惜母爱的情感主题。

在《油纸伞的香魂》里，他说丝袜是舶来品，不属华夏之美的范畴。而旗袍相对于油纸伞，又显得太过张扬。花花绿绿，五彩夺目，有驳中国的含蓄之美。只有油纸伞，单色得安谐内蓄，在淅淅沥沥的雨声中，携一丝哀愁，一段美丽香魂，把近代佳人的姿仪引申得更为高雅。后用优美的语言描述油纸伞的美好及其内涵，让人倾心思索，

既有当下意境的美好，又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奠基。

在《先生何妨一低头》里，他例举了太平洋中少数能够吃掉鲨鱼的鱼类故事，说这些鱼类没有庞大的身躯，其牙齿更是难以与鲨鱼相提并论，但其之所以能够噬鲨而存，靠的是一种令人惊服的手段——“低头”的智慧。该鱼先是附在鲨鱼体表，享足奉承的鲨鱼自然将这种行为理解成谄媚之态，过了不久，此鱼不断向鲨鱼体内挤入，等鲨鱼始料不及之时，已是木已成舟，无法挽回——这鱼在鲨鱼体内“大行其道”，霸海一世的鲨鱼终究在“低头”的假象中被鱼反噬，反为鱼俎。所以，头低念不改，是为大智慧。

在一欣的文章里面，既充满了对于社会与生活的探索、思考，文字充满思辨，哲理性浓，观点深刻，有一针见血的味道；又有对于亲情、友情等主题的感性、细腻与忧伤情绪，一如《也许明天》。

感性结合理性，正是一位作家的成就要素。感性酝酿自己的创作情愫，沉淀下来，用文字描摹这个世界的风雨飘摇与诸相万千；而理性，则是思考每一则生活事件背后的原因，出口以及本质。我想，正是这样特立独行的气质，让他小小年纪便有了傲人的创作成绩和荣誉——

第十届全国中小学生创新作文大赛总决赛一等奖，第十七届、十八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第十届“叶圣陶杯”全国作文大赛决赛一等奖，第五届鲁迅青少年文学二等奖等，文章在《美文》《求学》《语文报》等刊物上发表70余篇，中国当代青少年作家协会会员等。

“小荷才露尖尖角”。于他而言，这些或许只是起点，未来，随着他的成长，他人生经历和阅历的提高，他对这个世间所有一切的想法、沉思会更加深刻，更加懂得，尤其重要的是，要更加慈悲。

因为，慈悲心，是作家创作的根基。只有慈悲，才会有个人灵魂

深处的呐喊，也只有慈悲，才会真正赋予创作者自己身上人文与社会的责任。要用一支笔，唤起读者心中对于柔弱、苦难的帮助，对于挫折与痛苦的自强，对于人生未来迷惘路的坚定与不屈，这才是文字的意义，也是作家的素养与奠基。

与一欣相识已两年有余，尤其是一欣爸爸、妈妈对其文学创作非常之支持。所以，任何作家的酝酿成功，都不是无缘无故的。后面的文学路，衷心祝愿一欣——

一支笔走天涯，花开盛夏！

（作者系全国知名作家、作文教育家、影视制片人。《读者》杂志签约作家。中国当代青少年作家协会、中国青少年文学艺术家协会秘书长。宏哲教育灵性作文全国连锁品牌创始人）

## 目 录

### CONTENTS

序：遇见一朵花开的美丽 / 001

孤岛 / 001

空音 / 004

一件蓝色的事 / 010

梦呓 / 019

微青春 / 021

剑客 / 025

风雨故人 / 027

谜 / 029

七步之痒 / 031

情书 / 033

送禅师与落花 / 035

忘川，记川 / 037

我火 / 041

不朽之境 / 043

风尘三侠之红拂 / 050

风尘三侠之李靖 / 057  
风尘三侠之虬髯 / 064  
困地 / 071  
年轻的蝴蝶兰 / 077  
七号病房的下雨天 / 085  
叁城往事 / 091  
水鸽 / 101  
图书教员失踪之谜 / 107  
我的暑假作业 / 114  
无，色 / 122  
夏天广播独奏·记忆之何去何从 / 129  
烟飞烟灭 / 135  
风继续吹 / 143  
  
后记 / 189



## 孤 岛

海风卷起带着沙砾的水花，避重就轻地朝一排排的海鸥身上打去。大侦探 K 在船上数着这群海鸥已经有整整一个钟头了，以他赖以成名的精密逻辑和缜密运算他算出了这群翻飞的海鸥统共有着八十三道被石子裹擦的刮痕。在这个被暖阳熏烂的午后，他就着咸咸的海水味儿觉得有些头晕。一个肥胖的水手走过来告诉他明天将是夏至。

夏至是着陆的日子。侦探 K 将前往一个岛屿做一次关于刑侦学的演讲，这次前来的还有他的一位侦探学徒。他每天站在偌大的轮船上计算着海鸥的伤痕，并随着它们的伴船飞行开始每天百无聊赖的思维训练。今天的空气特别潮湿，他捏着怀表推算着到今天为止自己航行过的旅程。他的计算方法十分特别：他每天算出浪花的大小，再配以太阳高度角的运算，和匀速航程进行比较和约减，最终的答案乘上时间和真实航程不会差之太远。在他飞快计算时，侦探学徒已经走到了他的旁边，他突然用平缓的声音告诉侦探 K 已经航行了 X 海里。

侦探 K 脸色泛起不悦。侦探学徒以为是自己的唐突让老师着恼，于是赶忙解释说这是水手告诉他的，他只是前来汇报。侦探 K 却哂笑说自己的计算在 X—100 海里的范围左右。侦探学徒的态度依旧平缓恭敬，只是一言不发地将老师带到了掌舵室。掌舵室中肥胖的水手趴在仪表台上翻阅着黄色杂志，侦探学徒用手指了指仪表盘，那里清楚地写着几排大字：已航行 X 海里。

肥胖水手捏着杂志摇头晃脑地证实了航行计算的精确性，这让侦探 K 着恼起他的帮腔，既而连带地愤懑起他的肥胖。他仿佛在八十三道海鸥划过的伤痕里发现了一种藏在侦探学徒眼里的微笑，随着浪花轻轻地舞蹈着。侦探 K 忽地想起了自己将要前往一座岛屿作讲演，他不知为何突然明晓了自己的身份，并且在人生之中第一次对于自己的能力无比自信。他将怀表悄悄地塞到口袋，露出一一种惊异的笑，对着侦探学徒说，不，你不懂什么是计算，什么是刑侦，什么是侦探。我要设下一个案件，请你破解。

第二天，在海浪的起伏中，肥胖的水手被人发现死在掌舵室。他的脖子上缠着厚厚的纸带，拆开一看才发觉是一本发皱的黄色杂志。这艘轮船依旧孤楚地航行在海上，侦探 K 站在甲板上发现成群的海鸥已经多出了一道伤痕。他将这种八十四的计量揣在心中，慢慢地等着侦探学徒的解题探索。突然，船上的水手有人大喊，船即将靠岸。并开始手脚并用地猛拉甲板的帆绳。这时，侦探 K 发现侦探学徒已经悄悄地站在他的身后，依旧带着平缓的语气说道：

你错了，你自以为你的计算精准无误，却在海鸥的翻飞中失去了最基本的参照。你总以为你的一切计算带有联系，并建立在联系之上，却遗忘了最本质的探求。你这种左右逢源的不忠实者，怎么会将答案插入到事件的最中心处呢？

侦探 K 听着他平缓却发冷的腔调，突然觉得异常惊异。他捏着怀表并摩擦出滚烫的热度，反驳说，不，你不懂，你这个小孩子。你不懂计算，你不懂刑侦，你不懂侦探。侦探学徒突然发狠地笑道，你哪里算对了我们的航程，我从起航的那天便开始了一切路程的计算，你这自以为是的家伙，你本就不该自作聪明地找来一大堆参照开始计算。我们的能力从来不是联系的，而是孤立的，处在你这个身份地位之上，便不能在各自独立存在的形态中，找回最准确的事物预判和计算。

侦探 K 忽然觉得万分恐惧，他说，不，你没解出我设下的案，水手死了，你却没解出。侦探学徒忽然大声道，呵，你这白痴，这两件事其实毫无联系，世界就处于各自独立之中，你的计算从一开始便错了。一个事物的性质所展现的一切能力和作用，不都是孤立的吗？侦探 K 双手开始颤抖，他的怀表也从口袋中掉落出来。侦探学徒最后斥声大喊，所以，我判你永远囚禁在孤岛之上！

侦探 K 听完失魂落魄地走下甲板。船已经靠岸了，这原本将是他作演讲的地方，现在他将独立存在于孤岛之上了。但此时，侦探学徒率领着一大帮水手从他后面翻过，将他一把抬到了船上。他听见学徒大喊，谁叫你去岛上的，我是让你一个人去船上！

海浪一如既往地翻滚着咸湿的气体，这种气体一接触到陆地的厚度便不再轻薄。侦探 K 随着独立的航船开始飘荡在独立的海上，同他相伴的还有一具肥胖的尸体，一块摔烂的怀表，以及一本充当了杀人工具的黄色杂志。在银色的波浪中他忽地发现纷杂的海鸥开始飞散，它们的身体洁白无比，像一块干净的丝绸，没有一丁点伤痕。他用双眼观测着失魂落魄的海面，在孤立的太阳照耀下获取了一丝奇异的角度。他发觉明天就是夏至了。

## 空 音

—

大江翻滚而去，将县乡零星分散。江水如蜕皮般一节一节地蹭断皮层争先恐后靠去，结果只剩下一条几尺长的小沟。犹如蟒蛇蜕皮结果只剩下几尺白筋。这与旁边石灰脱落而不成样子的城墙有异曲同工之妙。

这里有一座小城。

计老头每日在晨光熹微中起床，掸掉衣服上的烟尘后匆匆出门。穿过几条湫隘破败的小巷，便到了一家副食店门口。一路上随处可见啃着瓜子唾沫横飞的妇女谈天说地。但每次走近一听，无非是什么鸡呀鸭啊之类的琐事。张家的狗死了，李家的猫腿瘸了，这些家畜的事情仿佛与人一样重要，人人交头接耳相互说谈。

食品店有着不大的门面，由计老头经营。这是老头一家唯一的生活来源。老伴早早作古，儿子窝在家中无所事事，计老头只能一人起早贪黑。即使如此，一日收入也只有三位数。计老头的心脏病使他禁不起大风大浪，每天蹲在店里看看电视听听半导体是他最大的乐趣，挣个几张毛票此时就是他最为期待的事。

清晨是计老头劳作的伊始，却是儿子计梅山的休憩时辰。他不似老头那样依赖小钱财过日子，他有更大的理想。但是计老头对儿子蜗居在家一直不太放心，这是潜意识作祟。况且儿子写诗他早已知晓，他是不同意的。他知道的写诗的人都没有好出路，十个中九个饿死，倒不如学他做生意来得实在。

梅山是个易感的人，这是好是坏说不清楚，但至少他认为好的。他做诗人亲吻黑夜，在漫漫昏晨中执笔踽踽独行。诗人是长夜的宠儿，这使梅山自信并且自命不凡。

阳光透过窗子照射到厚厚的白纸上，上面密密麻麻地写着诗句。今天梅山没有睡觉，而是一遍又一遍地看着纸上诗句，年轻的脸孔显得得意非凡。只见纸上的第一行写着：

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

梅山已记不得是什么时候看过的这首诗，只是创作时它自己从脑海里蹦了出来，告诉梅山应该选它做卷首语。梅山一看，认为实在有深度，深到他看不懂。于是便把这句诗填了进去。

生与死是诗人的常驻命题，而计梅山写的大多也是此类文字。看完一遍又一遍，他终于提笔在白纸最上头写下四个大字：

生死之囚。

## 二

今天计老头的脑子里一直盘旋着一种奇怪的预感，他看不清、摸不透，只觉得这东西如果一直存在会要了他命。他有时甚至想敲

开脑壳把这东西挖出来瞧上一眼。心脏病已折磨得他够难受的了，以至于他身边随时都要带着一瓶药。他可不想再天天带把锤子。

写完了三个字，梅山舒了一口气。伸个懒腰，疲惫的眼睛忽然明亮起来。

他心底一直潜伏着一个想法，现在他要把这个想法变为现实了。计梅山蹑手蹑脚地从窗户跃进计老头的屋子。掂着脚尖摸着墙壁以寻找开关。忽然梅山左手如同找到失散多年的同伴一般猛地摁开一个按钮。屋子里顿时明亮起来。

老伴去世后，计老头就一个人住在这里。白昼时里头昏黑得不可见物，到夜晚时才会亮堂。每个夜晚，计老头总会在这间屋子之中叨念有语，睡觉之前总要将钞票前后清点，以钱做催眠剂，数来数去方才睡得安稳。

梅山眼睛注视着墙角的一个柜子。墙皮早已脱落，柜子也已腐朽。他伸手将第二层拉开，出现了一个黑色的罐子。梅山揭开罐盖，零零碎碎的一大堆钱出现在眼前。

梅山挑出大额的钞票数了半晌，知道了其中的大致数目，便将罐子放回原处，攥着钱从房中走出来。

不一会儿，他将钱、衣服，还有他那一叠承载着他梦想的白纸装进了一个巨大的尼龙袋，奔出了家门。

梅山绕过一条又一条的街，开始盘算往后的一切。他要出城，去另外一座城市，他要开始一段新的诗意人生。

漕运码头货物不断，人也络绎不绝，梅山心底有无限勇气与无限信念，期待自己的未来。诗人是固执甚至偏执的。他想。

梅山喊了一艘船，交代了地点，开始慢慢地远离这座小城。

他望向前方，正是晌午时分，男人们干着各自的事，女人们在

纺着线头喂着孩子。梅山心中豪气顿生。眼前不过就是座拥挤破败的蝼蚁城市。这里的人们太无知。他心底哂笑。

城上山头有一座白色宝塔，虽是城内的最高点，却也难掩其俗气。再好的宝刹，局限了天地也会变坏的。他带着这般想法立在行船之上，逐渐远离城镇。

### 三

头痛是折磨身心的大病。左右脑跟左右眼在感官世界中颠倒了整个世界。计老头受不了头晕折磨。他要回家，兴许数钱能给他带来安全感。他如日暮一样匆匆关掉铁门，径直向家中走去。

老头奔进家中，顿足向楼上行去。楼梯年久，禁不住他急促的脚步，“嘎吱嘎吱”响个不停。

房门半掩是他难以相信的事实，他大吼一声冲进房门，抽出左手伸向柜子拉了开来。黑色罐子如垂死老人立在里头，罐子只映出黑色苍茫，鲜艳红色无处寻踪。

计老头大喝一声梅山的名字，声音绕于房梁无人回应。他头痛欲裂，双手颤抖。伸手去抓药，药却够不着。定下心想想，原来药在自己身上。计老头欲再次腾起右手，却再也没有力气了。

江上的艄公靠了岸，梅山掏出了第一笔用来完成夙愿的钱。

他望向前方临水三川，心中无限感慨。自己多年奋斗的一切终要实现，早晨还在家中“赶稿”依是梦里人，现在只离梦想差一步。

城里城外果然是不一样的景致。老城内一片市井之气、人间烟火，新城之内热热闹闹万象皆新。梅山看呆了眼。此时肚子已咕咕叫个不停，梅山要试验城邦食物。

其实无论城中是何等食物，梅山都会觉得是天上馐饌。果然，吃完饭后，梅山在心中大赞：好食物！

新城是花花世界，是灯红酒绿的专属时代。到了夜晚，更是一座不眠之城。梅山被这里的异景所深深吸引。甚至忘了此行目的。

他很快将钱花完了。挣钱需要一辈子，花钱却只用一个晚上。这是再浅显不过的道理。但是无论是多么明白的道理，只有亲身体会才刻骨铭心。梅山算是了解到了新城的物欲生活。洗去财富重变赤贫让他想起从前，连带着想起诗稿。他向路人打听出版社的位置，却只得到冷眼相加与短短一句“不知道”。这让他难以理解。好不容易来到出版社，已经是灯火璀璨的夜里了。

#### 四

出版社之内只有两个胖子在对着稿纸打着字。梅山放下手上的白纸，正欲说话，胖子便走了过来。

胖子问，什么事？

梅山指了指桌上的白纸，说，我要出版诗。他带着一身傲气，仿佛这儿就是他的福地。

胖子眨了一下眼皮，拿起白纸翻阅。

黑屋，黑砖，黑瓦。透着阳光。

计梅山安静地站在计老头的尸体旁，良久未有动作。

城外花花世界，灯红酒绿是梅山未曾想到的事。在这里，他还是需要慢慢摸索，他比在家中更加迷惘。本以为城外是新天地乌托邦，却没想到是这般光景。

诗是时代的消遣物品，梅山奋斗多年的梦想就被那个胖子一句



“你的诗很好，但你也知道，现在诗集几乎没有挣钱的。实在太多了。我们也没办法”刺穿得居无立锥。

诗太多了，梅山算什么？谁都可以写诗，谁都有自己的独特经历感悟，每个人的一生都是一首诗。梅山再易感，也抵不过时间苍茫，光阴人生相印证。

诗没有人出版，甚至只引来嘲笑的目光。口袋里还躺着皱皱的三百块钱。好讽刺，又重回原点么？他不愿回忆，也不敢相信。

计梅山蹲下身子，捂住脸孔。啊，手心上的是怎样的脸孔啊？自己希冀多年，到头却是一场梦、一场空。诗人的敏感让他软弱，他开始不敢回想过去的种种。

三百块，葬了父亲吧。

## 五

城中和尚们群居在宝塔之上，仿佛是驾临城市与群山的使者。人人来去由他们超度，碌碌终生皆只赢得几句经文与一口冰冷棺木。宝塔立于山头，是城上的制高点，死者灵魂升腾，几丈便可及天。身前生后功绩千万有何分别？蒸发神志，灵魂一路同归极乐。

梅山听他们超度，便不再说话。生死竟如梦幻，巨大肉体也不过蜉蝣一般朝生暮死。山顶临风撕扯，扬起的白色灵布宛如巨大的人头雕刻，依稀在风中怒吼。

转过头，只见一块偌大的黑板贴在墙上。黑色字迹在经文咒海中直触梅山灵魂：

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应无所著而生其心，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